



冰心奖
获奖作家
作品精选

张年军
◎ 著

CHUANG
SHAONIAN



少年船歌

 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少年船歌 / 张年军著. -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7.11

(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480-5679-9

I. ①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故事-图画故事-
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2443 号

出品人: 汤华

责任编辑: 刘滢 危佩丽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少年船歌

SHAONIAN CHUANGE

著 者 张年军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0

I S B N 978-7-5480-5679-9

定 价 29.8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短尾鸽 · 001

我不是坏孩子 · 012

守 夜 · 023

马小超说他去过“白垩纪” · 040

怪人钟凯 · 050

背井离乡 · 064

少年船歌 · 076

“内奸”故事 · 083

夜鹭如歌 · 092

香港少年 · 101

运动健将张习武 · 112

两个铁哥们儿 · 121

遥远的红房子 · 131

采访儿子 · 145



许多年后，那只短尾鸽依然在我的梦中袭扰着我的心湖，它就像一只永远也到达不了彼岸的断线的纸鸢，没头没脑，横冲直撞，上下俯仰，无所凭依。我能看见它在广袤的蓝天摇晃着飞翔的身姿，可我不知道它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它非常孤独，没有飞翔的伙伴，只有我的眼睛牵系着它。

在我孤独的少年时代，它是给我快乐，给我幸福的生灵。

—

那年我十三岁，和陈小维同年。

平时，陈小维的家里只有三口人，他，他妈妈，还有他姐姐，他的父亲不知什么原因在长江的一个沙洲上种田，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，陈小维都要叠一只纸鸟，还涂上颜色，悄悄地挂在窗棂。我说“悄悄地”，是因为他老是避开我们干这种事。有一

次，我到他家借钢笔出来，想起还没借墨水呢，就返回去，恰巧看见他正站在窗下的小板凳上，踮着脚，举起手，艰难地把那只纸鸟挂上窗棂。我的脚步声惊吓到了他，他的手悬在半空，侧耳谛听着，扭头一看是我，连忙收起那东西，很尴尬地朝我笑。

第二天，我们几个伙伴到河边游泳，下水的时候，陈小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打着赤膊，没穿鞋，两只手捧在一起，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他兴高采烈地大叫着，还摇头晃脑，想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待我们走拢去，他就像捡到一笔财宝似的嘻嘻笑着给我们每人发一颗糖。他那谄媚的神情，还有含着一丝苦味的笑意，让我内心感到深深的不安。这一回，他也下水了。他不会游泳，只能在浅水处胡乱扑腾，两只手臂高高地举起来又重重地压下去，瘦瘦的身躯在水中跃起又落下，像一只飞也飞不动却又想逞能的笨鸟在飞溅的浪花中捉迷藏。他的身边围着一些吃糖的少年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意。

有了糖，他的伙伴渐渐增多，但这维持不了几天，当那甜甜的硬家伙不复存在了时，孤独又像一柄利刃恶狠狠地袭来。

也就在这一天，他的父亲从很远很远的沙洲上回到家中。他的父亲走路时拄着一根拐杖，这让我既好奇又惊讶：难道他父亲是瘸子？我们班上就有一个瘸子，他表现一般，成绩也不怎么理想，可陈小维竟然和他做了好朋友，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？

瘸子名叫大鹏，似乎有一点点讽刺意味。他不像陈小维的父亲拥有一根拐杖，这真奇怪。他走路一崴一崴的，常常招人嘲笑，我们背地里都叫他“茄子”，当面不敢用嘴喊，就用目光“喊”，不

知道他注意到没有。

在我们的同学中间，唯有陈小维从没嘲笑过大鹏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秘密，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
二

从水中上岸后，伙伴们各自回家去。我没回家，我像一个侦探似的悄悄逼近陈小维家的小屋，然后贴着墙，一步步走到门缝旁边。从门缝里，我见到他父亲了。他父亲面有疤痕，头发又密又长，一双眼睛坚毅而有精神，在我眼里，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壮汉。我不敢进去，我生来就有点怕见生人。陈小维在玩一个什么自制的玩具，就是把一截竹篾弯成弓状，两头用绳子绷紧，一只硬纸做的小鸟穿在绷紧的绳子中央，只要竹弓稍稍一收拢，小鸟就不停地旋转，这大概就象征着飞翔吧。

我想进去，小鸟勾住了我的心，它让我想起我的父亲在世时的一些往事。那时候，我的父亲在一个小岛上做事。一到暑假，我就去父亲的小岛上玩，父亲养了一对鸽子，我喜欢那对鸽子。那个夏天，那一对黑鸽常常在小岛上空飞翔，它们悠游来去，自由自在，时而翻飞于广袤的长空，时而一个俯冲掠过我父亲的简陋的茅草屋。每天早晨，我都要认真地举行一个放飞仪式，我一手握一只鸽子，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，然后猛地松开去，两只黑鸽就“嗖”地飞上蓝天，然后围着小岛不停地旋转，这，大概就是真正的飞翔吧……

此时此刻，我太想进去了。我从门缝里还看见一个人，这人就

是大鹏，他神气活现地坐在小板凳上玩弄着陈小维父亲的拐杖，使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嫉妒的火焰。

忽然间，我感觉到有一只大手在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。

我回头看去，啊！正是那个顶天立地的壮汉——陈小维的父亲。

“叔叔！”我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喊道。

如果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陈小维的父亲致敬，那么，我会大大方方地走进他的家中，也和大鹏一起，把玩支撑一个人的生命的来自遥远沙洲的拐杖。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走进他的家中。

陈小维的父亲颌首微笑着，那笑意中似乎藏着一种道不明的威严。他递给我一样东西，就是那个自制的玩具鸟。我伸出手来，感觉到手在颤抖，于是赶紧缩了回去，灰溜溜地逃跑了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接那个礼物。

我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往回望去。他们家门洞大开，陈小维牵着父亲的手使劲摇晃，大鹏正把那根拐杖递到陈小维父亲的手中。

陈小维的父亲抚着儿子的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那目光在陈小维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就流遍了我的身体。我有一年多没体验到这种感觉了。久违了，父亲！

虽然如此，但我跑得更快了。

我到底为什么要像个逃兵似的灰溜溜地离去？那一双充盈着慈祥 and 温馨的目光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留念？

路过菜场，蓦然发现陈小维的母亲正在菜摊子旁边捡菜叶。我闭上眼睛，站了一会儿，黑暗中看见陈小维父亲的身形，他依然颌

首向我微笑，他请我进屋去，我说不，我只是来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够了……

有人正在骂着什么。我睁开眼，看见陈小维的母亲正往前面走去，留给我一个踉跄的背影，几个人朝着背影骂骂咧咧，后面一个人的唾沫星子飞溅到前面一个人的头上，那个部位就相当于我刚才被陈小维父亲抚摸过的地方。我觉得痛苦极了，我用我所能学到的最尖刻的语言咒骂他们，我还做些表示咒骂的造型给他们看。他们追，我就跑。

我回望了几次，骂声已经小了下去。再见了，骂爷们，我得走了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我要去看我的鸽子。

三

我只养了一只鸽子(以前是两只,另一只被黄鼠狼咬断了脖颈),它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遗物。

伙伴们都说我是个外行，鸽子怎么能孤独地生活呢？

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外行。他们没机会没机遇养鸽子，就是有了机会和机遇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养吗？看不懂鸽子的体形以及体形对远程飞行有什么影响，就没有资格跟我谈论“鸽经”。

我曾经这样跟他们争辩过，事实证明我赢了，因为他们很少再来观赏我的鸽子，更别说跟我谈“鸽经”了——他们心里虚得很呢！

回到家中的阳台上，我打开鸽笼，却没有见到鸽子，笼子中散落着一些尾羽，右下角有一个大洞。很明显，有人翻过我的鸽笼！

回头仔细看看鸽笼旁边，竟还有更多的尾羽。我的心怦怦乱跳，我一口气爬上屋顶，寻找着线索。从现场分析，我的鸽子肯定脱逃了。我仰头看去，一群鸽子正呼啸而过，一只短尾鸽跟在飞翔的鸽群后面艰难地扇动着翅膀。

那正是我的鸽子！但它不能叫作短尾鸽，所谓短尾鸽是说尾巴短短的鸽子，可是我的这只鸽子已经没有了尾巴，它不能掌握自己的平衡，飞翔的时候一崴一崴的，它四处张望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期待着什么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把它命名为“短尾鸽”。

这天晚上它没有回来。我守望着鸽笼期待着回归的短尾鸽。夜深了，小猫还有老猫的怪叫不绝于耳，它们和着河水的流淌声愈发显现出凄清与孤寂。一只硕大的黄鼠狼从我身边飞蹿而去，那壮硕的长尾巴骄傲地上翘着，仿佛在向我示威。我怀疑是不是这讨厌的小畜生把我的宝物吃掉了。

阳台上，我晕晕乎乎地睡过去。在梦中，我见到了我的父亲……当我醒来时，母亲苍老的脸塞满了我的视线。

“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惊诧地问。

“傻儿子，”我妈说，“我怎么会不在这儿呢？”

我懂得母亲的意思，我知道母亲这一晚也没有睡好觉，她就像我守望着鸽子似的守望着她的儿子。接下来她告诉我一个消息：陈小维来过了，他带来了我的短尾鸽。

母亲收下短尾鸽道谢之后，陈小维就匆匆地走了。

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没有让他到阳台上来和我见面。

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。我说妈妈我要去看陈小维。她说你看



他干什么，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送他爸爸了呢！你不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吗？

我的心猛地一震。他的父亲不是才回来两天吗？怎么又要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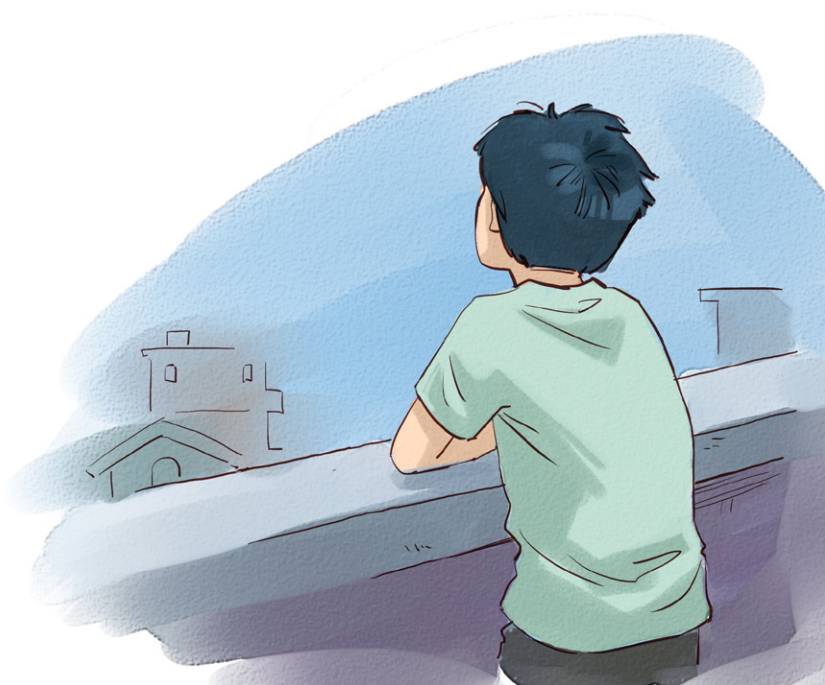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短尾鸽放进笼中，回到里屋睡了一个好觉。

四

第二天早晨，我为陈小维做了一只纸飞鸟。这也许会刺伤他的心，可我觉得这是一种寄托，是给他的最大的安慰。这只小小的飞鸟也许能在他父亲下次回来的时候派上用场呢！

下午我赶到陈小维家，他父亲刚刚走。

我想我是不是也该走了。我要去追逐一个人的身影，这个人是我夜夜思念和怀想的，现在，他正在通往沙洲的路上踽踽独行。



陈小维收下纸飞鸟后竟让我把短尾鸽送给他——他想占有这只没尾巴的鸽子！他当然有这个资格，但我没有马上答应他。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抓到短尾鸽的。

他告诉我是昨天晚上在他家屋顶上抓到的。他说得很轻松，可我总是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秘密。我抓住他的手。他的手瘦骨嶙峋没有一点力气，眼眶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飞旋，那是眼泪吗？男子汉掉什么眼泪！

一连十天我都没见到陈小维，当我再见到他时，他真的落泪了。他左肩上戴着黑纱，这让我震惊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，“你们家里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爸爸……他……心肌梗死……”他啜嚅着，没有说下去。

我绞尽脑汁说一些安慰的话，就像安慰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。这个病人无神的目光恍若刀剑刺我的心，使我不敢再问下去。

他甩开我，独自往江边走去，敞开的衬衫被江风撩起，仿佛一只艰难起飞的笨拙而倔强的鸟。我们一前一后来到江边，他蹲下身，捡了一些石头打水漂。当江面上有几只红嘴鸥悠然飞过时，他站了起来，伫望着这鸟，这飞翔的生命。

一只手爬上我的后脑勺，那手有气无力的，没有抚摸，只是轻轻地歇着。

我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去，是大鹏。

“知道短尾鸽是谁抓到的吗？”他有点诡秘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实回答。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

“是我抓到的。”他说，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“说实话，我当时想占有这只鸽子……是陈小维的父亲说服了我……”

那……陈小维就是在撒谎了？为什么陈小维说是他在自家的屋顶上抓到的呢？

我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他说：“谢什么，只要你把短尾鸽借给陈小维用用就行了，我们想去沙洲放飞。”

他说着从背后亮出一样东西来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他用报纸紧紧包裹着，好像生怕我看见了似的。

五

红嘴鸥在江面上盘桓，它们悠游来去，颇有几分自得与自在。陈小维依然伫望着。一会儿，他回头看了看我，走了过来。他撕开大鹏手上的报纸，于是我看见了这个神秘的东西，那是他父亲自制的玩具鸟，还有一只鸽哨。

我父亲曾经在一座小岛上养过鸽子，他们的鸽哨不知什么原因被弄丢了，关于这件事，我曾经和陈小维说起过，他记在心里了？

“短尾鸽能……借给我吗？我想去沙洲……放飞。”陈小维诚恳地说。

他那期待的目光叩响了我的心弦，与红嘴鸥轻轻掠过河面时发出的“嘎嘎”声产生合鸣。江水汹涌地流淌着，一条小船随着浪花起伏，往下游漂去。



陈小维如此虔诚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我们一起去家里取那只短尾鸽，我要把短尾鸽连同鸽笼一起送给他。我听说过“投桃报李”这个词。我的母亲知道后，微微笑了笑，我从她眼里读出了“慈爱”两个字。

他们捧走了鸽笼，捧走了短尾鸽。他们的身后有一些细小的绒毛轻盈地飞舞着，远远看去就像冬天里零落的雪花，是黑色的，与众不同的。我跟在他们的后面，我的左手握着玩具鸟，右手抓挠着那些“雪花”。我罪恶地想，即使在沙洲上放飞，即使我的鸽子没有了尾羽，它也会飞回到我的身边。

但我马上为我的这个想法而感到深深的不安。我向远去的陈小维和大鹏鞠了一躬。

有一天，我家阳台上歇了一只鸽子，那正是我的短尾鸽！它从沙洲飞回来了？那段路程，有好几百公里呢！它没有尾巴，是怎么适应这远程飞行的呢？

又一天，陈小维和大鹏也从沙洲回来了。我把短尾鸽送了去。

回到家，我玩了一会儿纸飞鸟，便一头躺倒在床上。我累了。

我打开相册，从夹缝里摸出一张照片。我轻轻地抚着它，抚摸着上面的一块墓碑，还有墓碑旁的青草。那是我父亲的墓碑，它在无花果树的掩映下，显得挺拔而肃穆。不远处，海浪拍打着父亲的灵魂所在的小岛。我似乎听见了拍打的声音，看见了黑色的鸽子携着鸽哨呼啸着掠过我的头顶，掠过父亲的茅草屋。它们的羽毛油光闪亮，尾羽整齐匀称，它们就是我父亲养的第一代鸽子；短尾鸽，是它们后代的后代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但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，并且常常阅读它，阅读了十多年。每读一次，我就想起那只短尾鸽，想起几个少年曾经孤独过、互相爱过的灵魂，还有那稍纵即逝的快乐与幸福。

尾声：我喜欢短尾鸽，可能和父亲曾送给我一只纸飞鸟有关。送我纸飞鸟的那个人去世后，我终于明白，生命是如此脆弱，如此需要被关注。纸飞鸟、短尾鸽、红嘴鸥——我生命的图腾，它们拓展了我回想的空间，使我的人生旅程变得有声有色。我发现，人生尽管命运多舛，但生命个体的灵魂的纯净却使它变得摇曳多姿。

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，还有我少年时代的朋友。



我不是坏孩子

那个坏同学追过来说，哥们儿，放跑了猎物！我说，哥们儿，那不是猎物，是人，具体地说，是我的同学。怎么样？有意见吗？有意见去厕所提，要是收费厕所，我请客。刚好我口袋里有两个硬币，就拿出来，抛了抛。

现在我查词典。

我查“好”和“坏”两个字。

我遇到了紧急情况：有人说我是坏孩子。是咬牙切齿地说的。

他指戳着我的背说，你瞧，这是个坏孩子。另一个人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是他的老师他的同学他的邻居。

他说，这孩子老打架，还欺负比他小的，所以他是个坏孩子。

你知道我是怎么晓得有人指戳着我的背说这话的吗？

有一辆载货的三轮车从我跟前过，上面绑着一面大镜子，我是从大镜子里发现的。

这很偶然，可是这说明我很聪明。

现在我不跟你谈聪明的事，我要澄清一个事实。

首先我声明，我不是坏孩子。

词典上解释“坏”的意思是：缺点多的，使人不满意的。

词典上解释“好”的意思是：优点多的，使人满意的。

我觉得我的优点多，缺点少，所以我不是坏孩子。那个人的话，你不要听。至少不应该被他的指戳所欺骗。

你知道吗？那个指戳着我的背的人是我们学校传达室的师傅，我犯了几次错误，他都看到了的，所以他有资格理直气壮、咬牙切齿地指戳我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我就不能排除他向班主任老师反映的可能性了。

我不喜欢他这样，我必须澄清一些事实，要不然，时间一长，我的名声就会臭不可闻，最惨的结果是，毕业后，我会被分到三类学校。这很可能。

跟你说，我的成绩处于中游水平，中游是可以分到二类学校的。我必须设法使我的表现和我的成绩同步，以免产生冤假错案，以免因为我没能进去而给二类学校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

一 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

我并没有拔刀。我用这个词主要是想强调“路见不平”。

我要讲的故事是这样的——

我们学校有个足球场，不规范的那种，球门的网子也破了好几

个洞。赛球时，许多情况下你都可以创造出奇迹来，就是说球被踢进球门后，有可能穿过网洞逃跑到球门后的臭水沟里，有时候甚至越过臭水沟，穿过墙洞，穿到学校围墙外面去。

我们班和六（2）班赛球就遇到这种情况了，是第一种情况——球逃跑到臭水沟里去了。

我们就要六（2）班同学捡，六（2）班同学不肯捡，说脏死了脏死了，谁想捡谁去捡。我们就和他们吵，吵的过程中推推搡搡起来。当时我没掺和，因为我没上场，没我的事儿。

我们班有个浑名叫“矮子”的同学，被六（2）班同学推到地上去了，我亲眼看见，是故意的。

这还了得！要推就推最高的、块头最大的呀！比如胡思明，他有一米六五，再比如张启新，他有一百二十斤。棋逢对手，势均力敌，那才叫好汉！

可怜矮子身高只有一米四，属于“第三世界”，平常尚且需要我们“第一世界”“第二世界”的帮助，何况战争条件下，何况肉搏战场！除非他以智取胜，否则难敌对手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我必须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我必须用一用，有了这些话，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冲上去了。

接下来我告诉你实话，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对付“超级大国”——一般人都当面喊我穆铁柱，背地里喊我鲁智深。

这样你就可以想象我的身高和体重了，还有我的路见不平拔刀